

# 靜之吹拂

## ——繪畫札記

• 司徒立

### 一 關於風景畫《神聖蹤跡——普羅旺斯堡》

98年8月7日

我喜歡普羅旺斯的風景。記得80年代初，每年夏天我便躲進那裏的盧貝隆山畫風景。一畫十年，由西至東蜿蜒六十多公里的山巒，讓我從山頭到山尾畫了一遍。山上的松樹、橡樹、百里香草和薰衣草……在陽光蒸曬下混合成濃烈誘人的香氣。而今想起來彷彿還能聞到那種氣息。不過，說來也奇怪，每次提起普羅旺斯，最先出現在我的腦海裏的竟然不是熟悉的盧貝隆山的景色，而是阿爾卑斯山巒絕壁上的普羅旺斯堡 (Les Baux de Provence)。我說不上甚麼緣由，也從來沒有畫過它。

一晃十年沒有畫風景畫，其間也沒有再回普羅旺斯。前些日子，心裏有一股強烈的衝動想去畫普羅旺斯

堡。於是我提出今夏去普羅旺斯渡暑假，全家雀躍。昨天開了一整天的車，傍晚時分，終於到了阿爾卑斯山腳下的聖·雷米村住下。這裏離普羅旺斯堡不遠了。

今天一早，我帶上畫具和清水，直奔普羅旺斯堡去。

從石場山崗這邊望過去，普羅旺斯堡山巒全幅凸現於寂靜的吹拂之中。所謂普羅旺斯堡，其實只是幾堵頹牆，仍然固執地屹立於絕壁之上。晨光從山巒的背側射過來，幾乎呈逆光的山巒顯得昏暗而又確實，山巒的輪廓線因此成了明確鞏固的界限。界限之上的天空，是澄淨的光的空明。界限之下的大地，暝矇的暗影把種種物象聚集在自己的遮蔽裏。大自然不僅具有可見的特性，同時也喜歡把自己隱藏起來。伽達默爾 (Hans-Georg Gadamer) 把這種現象形容為在陽光下開放的花兒，卻把根隱藏在大地的深處。

\* 本文為作者於2000年5月5-28日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舉行其個人畫展的場刊內的自序。

直到中午，我畫完了一張素描。  
明天早上我會再來這裏畫一張水彩。

#### 98年8月8日

今天一早就回到昨天畫素描的地方，開始畫一幅水彩。

石場的山崗與古堡相隔其實不遠，只因為中間阻隔著兩道由嶙峋岩石形成的深谷，變成可望而不可即了。

這次算是舊地重遊。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景象，令我驚愕於「遺忘」究竟如何從渺茫處升起，湮沒了曾經是實實在在的經歷。驚醒遺忘就是追憶，追憶就是召喚，召喚那些隱藏在無何有之鄉的種種物事的記憶到來。這種方式令我現刻處身於石場山崗上的事實顯得非常可疑。人似乎不是空間性的存在，而更多是與永恆的時間融成一體。其中種種物事的記憶竟因為積上時間的厚度，彷彿變得凝厚而可觸摸了——二十年前初遊此地，我由谷底的小道穿過叢林，攀上山頂，古堡的幾堵牆突兀現於眼前，噫！「不知何王殿，遺構絕壁下」（杜甫：《玉華宮》），頽牆上的窟窿，想是昔日的門窗，石窗框上的雕花雖被風化模糊了，但仍可想像它當年的凹凸精緻。而今，唯它成了追憶古堡黃金年華繁盛的蹤跡——「原來姹紫嫣紅開遍，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，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」（《牡丹亭》——遊園驚夢）。

我從石場山崗下到平原，遠遠回望，古堡和山巒融成一片，頽牆上的窟窿像張開的眼睛，恆久地瞪著蒼穹的虛空，似乎在詰問，在傾聽，大地上遊蕩的風正在吟唱：「冉冉征途間，誰是長年者？」（《玉華宮》）

#### 99年2月3日

今天我開始畫普羅旺斯堡的油畫。尺寸120號。畫布的潔白召喚著世界的開端和形的到來，我在畫布上下一半的位置上，按照去年夏天畫的素描中普羅旺斯堡山巒的輪廓，從左到右畫了一條曲線。這條原初直觀到的曲線，天地由它聯結而又區分開來。

天空部分，我用暖色畫底子，再在上面鬆鬆罩上包含着光的藍色，它應該顯得純淨而光華。我把鈷藍加玫瑰紅先調成一堆紫色，再用它來分別調合印度黃、橘黃、檸檬黃，於是獲得由深到亮的紫色系列。這種方法調出來的色彩系列既同一又差異，用它們來畫強光氛圍中的山巒暗部，會顯出色調統一中的透明和活躍。待山巒的暗部連成一氣地畫完一遍，受光的部分還未鋪上顏色就已經被逼出來了。一光一暗兩股運動交匯一起，彷彿如二部重唱的樂曲流瀉開來。



畫一幅畫，就是安置一個世界。這個世界一如自然世界那樣豐富而整全。一般的畫法通過局部刻劃相加統一來完成。這次我嘗試用「抹去重來，層層相疊」的畫法，讓畫中的形象和世界在重疊的遮蔽中不斷湧現，在湧現中返身遮蔽，直至畫面呈現如艾略特 (George Eliot) 詩所說的：「像中國的瓶子，在靜謐中永恆地流動。」其實古希臘人就是這樣解釋自然和大地的本性。

99年2月17日

正在畫的這幅畫，我決定給它一個題目：《神聖蹤跡》，這是從海德格爾 (Martin Heidegger) 哲學那裏借來的。

畫畫之餘，我曾經翻閱過關於普羅旺斯堡的歷史資料，簡括如下：

「普羅旺斯堡建於十世紀。城堡領主常召集吟遊詩人和樂班為他的女兒和居民吟詩頌唱。十五世紀，普羅旺斯伯爵入住，帶來城堡的繁盛時期。

十六世紀，收歸為皇家之地。十七世紀，因為家族衝突和宗教戰爭，城堡崩潰。從此成為詩人吟唱的失樂園。」

無論詩人的吟唱多麼幽深，無論事物的記憶多麼美好，這一切都必需與眼前的景象融合，思與境偕。因為繪畫只能停留在可視之象的範圍之內，所謂「盡意莫若象」，「目擊而道存」。二十世紀的繪畫，曾經使自己失去了這個可視的世界，代之以符號代碼，能指所指永無休止的饒舌。而今，甚麼都說盡了！甚麼都玩過了！只是，「她的靈魂仍在尋找希臘的土地」(歌德語)。

「希臘的土地」就是指自然的本源，胡塞爾 (Edmund Husserl) 說：「回到事物的本源。」那麼，在這裏，本源就是對象！就是眼前晨光中的山巒古堡。它的幽暗，喚出了天空的明亮；它確實的顯露，使天空不可見的空間變得可見。再說「遺構絕壁下」的古堡吧，當年人們從山中採石建構它，居



司徒立畫室

住其間——「誕生和死亡，災難和福祉，勝利和恥辱，忍耐和墮落……」（海德格爾語，見《藝術作品的本源》）而今，古堡崩毀。以其自身材質的堅固經歷幾世幾劫的石頭，終於帶着曾經居住於其間的人的命運之印記，永久地返回大地的幽庇與沉默。看！那些原先還像流水一樣在時間長河中流傳的歷史精神，終於在石頭堅強返身大地而空間化為永恆的寂靜。

一幅畫應該具有大地般「讓湧現者湧現的同時返身隱匿」的守秘和靜默。任何表達都會打破寂靜。因此海德格爾說：「藝術作品決不表現甚麼。」它首先是創造自身，然後立足於自身之中；它不僅屬於它的世界，而且世界就在它裏面。所以，藝術作品表現的就是它自己。像自然大地一樣，顯出來的正是收進去的一切。顯示得越多，隱蔽得就越多。這正是自然的神秘。

## 二 關於風景畫《神聖蹤跡——林中空地》

98年9月5日

已經9月了，天氣仍然悶熱得很，待到太陽偏西才能出門散步。村後小教堂右側有一條羊腸小道，沿着小道築着齊腰的石頭矮牆。牆那邊的葡萄園的葡萄成熟了，在暑氣中散發着醉人的甜味。走半里路，到了一片叢林，小道就消失在幽暗的林子裏。遊人一般到了這裏就會止步回頭，但對於我來說，這裏才是開端呢！因為我知道，只要穿過林子的幽蔽，在不遠的山坡腳下，那裏隱藏着一片敞開光亮的林中空地。我想海德格爾書中

描繪的林中空地在現實中大概就是這樣子的。總而言之，我自己確實很喜歡這地方的隱蔽中澄明的「陰沉之趣」。處身其中，人就溶在純粹自然的清靜優美裏，放任思路。這思路當然不關涉甚麼邏輯、理性、合乎目的……。恰恰相反，這思路上沒有任何現成的去處，也不為甚麼，幾分無聊，幾分蕭散，任着思路的牽引，悠悠然進入一處境域。

暮色降臨，風入叢林，帶來大地饋贈的寂靜之吹拂。萬籟真笙箏！「前者唱于，而隨者唱喁。」（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）山坡上的叢林披上夕陽的金光隨風婆婆調態，調出一片颯颯刁刁的無邊風光，風本無光的，大自然揮動着如風的筆，於是此刻連風也變得有形有色可視起來了。大哉造化工！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。」（蘇軾：《前赤壁賦》）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！」（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）

傍晚時分，紫藍色的天光降臨。昏暗的林中空地開始活躍起來，草地上薰衣草花遍開，變成朦朧一片的紫色氤氳，冉冉上升，與紫藍色的天光交織，為山林披上透明的一層藍紗，風風韻韻，輕盈浮動。在這葡萄酒的王國，眼前的景物全都浸染了葡萄汁的紫藍色，樹梢上夕陽的金光已經變成了一片穠麗的玫瑰紅。現在，整個山林宛如一隻巨大透明的夜光杯裏盛滿了葡萄酒在搖光泛影。此情此景！今夕何夕！酒神狄奧尼索斯為世界黑夜的到來，為天地人神林中結盟的歡宴，保存了「葡萄美酒夜光杯」……。

在這個令人沉醉的領域裏，召喚着大歡喜的是「寂靜之吹拂」，遠逝的諸神留下神聖的蹤跡。